

二十一世紀評論

華語科幻：「中托邦」與「異托邦」

在香港看見科幻

宋明燁

2018年夏天在香港，在劉劍梅教授的支持下，我有幸請到七位非常優秀的作家，在清水灣香港科技大學校園裏談當代華語世界中的科幻小說及其變體。韓松因為旅行證件受限問題，在最後二十四小時內仍無法出境，因此到了開會的那天早上，他還沒能離開北京。萬分焦急之中，幸好我們是在科技大學開會，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Zoom，當時驚歎不已，哪裏想得到兩年後天天都離不開它。在會議準點開始、觀眾紛紛落座的時刻，韓松的畫面傳過來，投影在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演講廳巨大的銀幕上。這一刻，韓松身在北京，我們所有人在香港看到他的投影，無論是他還是我們，都同在一個超現實的「異托邦」(heterotopia)時刻了。由於畫幅巨大，韓松現身的片刻非常震撼，許多觀眾忍不住掏出手機拍照，韓松看到了，他也拿起手機，拍下了我們這邊密密麻麻的人群。那一天安排了三組對話，分別有嚴鋒教授主持的韓松、伊格言、陳楸帆對談，羅鵬(Carlos Rojas)教授主持的駱以軍對談董啟章，王德威教授主持的陳冠中對談閻連科。大家暢所欲言，所談不止於科幻小說，甚至也不止於小說。我記得閻連科從科幻講到了現實中真實的奇迹，在他河南老家天上下雨，紛紛掉落滿地是魚。那一天是我事業中最幸福的一天，永遠難忘。但很可惜的是，那一天我們沒有想到做任何錄影或錄音。我只有在記憶中不斷地重放那一天發生的一幕幕景象，許多次驚歎，許多次開懷大笑，許多次迷惘，許多次追問。

這幾年研究科幻小說，我認為科幻有再現「不可見」之物的文學想像力，進而提出科幻性不僅是一個文類問題，而是文學告別「現代性」，激活「當代性」的關鍵指標。科幻書寫建立在摹仿論、寫實主義文學的邊界，就如量子力學以來的種種科學理論擊碎牛頓力學穩定有序的世界觀。科幻在二十一世紀蔚然成風，無處不在，不僅說明我們真的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技術變革時代，而且科幻變成一種方法，在提前書寫「尚未」出現的現實。這不是說科幻是預言文學，科幻或是像吉布森(William Gibson)說的那樣：未來已至，只是尚未

均等呈現。科幻打開看不見的維度，透出現實中因為我們的習慣思維和知覺（資訊）局限被「包括在外」的真相。誰能有信心地說自己知道中國的現實呢？就在韓松來香港開會的那一年，也正是魯迅發表《狂人日記》一百周年之際，他完成《醫院》三部曲（《醫院》、《驅魔》、《亡靈》），構建了一個中國舉國成為醫院的未來世界，人類進入藥時代，生老病死皆有算法控制，死去活來的亡靈重新上演翻天覆地的革命革命革命。當韓松最早在2011年一篇博客文章中提到他的澳大利亞朋友所說的「中托邦」（sino-topia）這個詞時，中國舉辦奧運、世博會，中國「和平崛起」是一時間的主導話語。如果在那個語境中使用「中托邦」這個詞，那其中隱含的意義會是：中國是世界的未來嗎？其實如果回到晚清，科學小說和理想小說剛在中國興起的時候，改良知識份子筆下的理想國都是儒教復興的技術「中托邦」。然而彼時就有「老少年」吳趸人看破了「少年中國」理想的虛妄，把寫作的位置放在歷史時間之外，那可能是比《新石頭記》中各種技術奇觀更具有憂鬱症特徵的科幻性。

「中托邦」是二十世紀中國長盛不衰的「烏托邦」（utopia）旋律的隱密變調，但更重要的是，科幻小說必須把中國文學帶出「情迷家國」的民族性，因為劉慈欣筆下「三體人」入侵是行星級別事件。「中托邦」既是中國向世界呈現自己，也是在中國之外的位置打開中國被摺疊的時空。在這個意義上，「中托邦」也就是「異托邦」。「異托邦」是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60年代借用醫學術語發明的新概念，指的是在烏托邦和「惡托邦」（dystopia）的二元對立項之外，還有一個並非想像性而是包括在現實之內卻不可見的「另一種空間」。福柯稱之為「異托邦」，指出這個相對於我們熟悉的可見現實場景，異托邦（如醫院、監獄）具有潛在的變化性。異托邦擺脫了烏托邦或惡托邦的政治確定性，強化了另類性的不確定性。我之所以說韓松使用的「中托邦」概念可以作為「異托邦」來理解，是因為韓松的「中托邦」其中包含了「看不見」的中國——在公共話語和主流形象之外，被有意隱藏起來的現實層面。我認為當代科幻是一次新浪潮，這是從英美科幻小說史中借來的概念，以此指出其先鋒性的文學實驗和顛覆性的文化/政治意義。當代科幻新浪潮作家繼承的是魯迅



2018年，筆者與七位作家在香港科技大學談「華語科幻」。（圖片由宋明燁提供）

的狂人精神，他們筆下的人物選擇相信的是違背常識、與直感經驗背道而馳的「另類」現實，一種在日常經驗中不借助技術（或另類思維）就看不見的現實。科幻新浪潮借用技術的隱喻，反而打開了這被遮蔽的空間。科幻中的「中國」，既是一種與世界對話的「中托邦」，也是在文字中自我打開的「異托邦」。

這方面非常形象的一個例證，就是郝景芳《北京摺疊》不平等分享時間（和一切資源）的三個交疊的時空。但不僅於此，如果在這個專輯七位作家有關的層面來看，「中托邦」和「異托邦」的幻影，還有韓松讓讀者克服「看的恐懼」，望向深淵中人性退化、文明坍塌的地獄《地鐵》，陳冠中在《北京零公里》之下挖掘的見證千年殺戮歷史的地下幽靈城，駱以軍在機器人程式中灌注的頹靡華美虛妄如夢的《明朝》，董啟章在人工智能全面管控的未來新城借用「康德機器」重啟自由意志的《後人間喜劇》，伊格言用文本敘事搭建的虛擬幻境中考掘後人類情感的《零度分離》，陳楸帆在人工智能主導的未來探索人性存續及情感有無間的《AI 2041：預見 10 個未來新世界》（與李開復合著），更有閻連科反寫倫理、通過恐怖的家庭慘劇來講述的《中國故事》……

我能邀請 2018 年的七位作家全都參與這一次關於「華語科幻：『中托邦』與『異托邦』」的筆上論壇，我非常感謝《二十一世紀》，也由衷感謝陳冠中、閻連科、韓松、董啟章、駱以軍、伊格言、陳楸帆的支持。他們都接下了這次命題作文的任務，但各自寫出了「中托邦」與「異托邦」的糾纏與轉換。董啟章以嚴謹的模擬論述來拆解不可言說的「不似」學說，正點出我們世界的真相：在這個「不相似之境」，世界分崩離析，萬物殊散不一，見光如見影，見人如見鬼，所有東西明明很真實，卻統統都好像是虛假的。韓松在北京奧運已成歷史、新冠疫情封閉世界的語境下，重新闡釋「中托邦」在政治與文學層面可能具有的新的意義。陳冠中評說東升西降的虛構小說，借題發揮解封當代政治難題。駱以軍把文學想像的邊疆推向太陽系邊緣科伊伯帶（Kuiper belt），讓我感動的是，我們還有那樣可以被放逐的充滿星光的文學空間嗎？伊格言再次啟動夢境未來史的敘述，呈現「向死而生」的後人類境遇。陳楸帆則從科幻與現實的辯證關係中再發掘科幻想像的潛能。閻連科最後把我們帶回中國古代的神鬼烏托邦，那時候一切都還沒有發生，那時候一切都已經注定發生。值得一提的是，陳冠中文章的最後一句話，「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是香港跑馬地天主教聖彌額爾墳場門口的一副對聯，有學者認為原文譯自拉丁文，據傳是查理曼大帝（Charles I）的老師所寫。這句話隱藏的意義，正是讓這個專輯落地的註腳。2018 年，我們曾經在香港談「看不見的科幻」，2022 年，我們用各自不同的生命體驗和文學想像，再次在香港「看見科幻」。

宋明燁 詩人、學者，現任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系教授、系主任，著有英文著作 *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Fear of Seeing: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中文著作《中國科幻新浪潮》等七部，最近與駱以軍合著詩集《白馬與黑駱駝》。